

《明史紀事本末·平固原盜》校讀

宋惠中

《明史紀事本末·平固原盜》史源：

《明史紀事本末》一書的可能史源，過去的學者已指出其與高岱《鴻猷錄》有密切的關係，近來的學者則多關注其與《明實錄》《國權》的關係。就卷四十一〈平固原盜〉而言，本卷主要是依《鴻猷錄》中〈平固原寇〉而來，亦與張岱《石匱書》〈盜賊列傳〉中的〈固原賊滿四〉一傳相似。另有朱國禎《皇明史概》《大事記》〈石城土達〉一篇神似。可說是以這三種著作中的各篇章合併而來。但亦有許多前此三書所未有的資料，則有取自《明實錄》、《國權》的痕跡。

相關的討論可見

李光璧，〈谷氏《明史紀事本末》探原〉，《中和》3：12，1942.12。

趙鐵寒，〈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一段公案？明史紀事本末跟張岱、談遷、徐倬、陸圻等人關係的初步清理〉，《中央圖書館館刊》新2：1，1968.7。

陳錦忠，〈《明史紀事本末》之作者與史源〉，《史原》5，1974.10。

邱炫煜，〈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十九〈開設貴州〉校讀—兼論作者的史識與全書的評價〉，《明代研究通訊》2，1999。

邱炫煜，〈谷應泰，《明史紀事本末》的史源新詮〉，《簡牘學報》14，1993。

邱炫煜，〈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史論出自蔣棻代作說〉，《第一屆兩案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》，台北：中國明代研究學會，1996。

徐泓，〈「明史紀事本末·開國規模」校讀：兼論其史源運用與選材標準〉，《台大歷史學報》20，1996。

徐泓，〈「明史紀事本末·嚴嵩用事」校讀：兼論其史源運用與選材標準〉，《暨大學報》1，1997。

林麗月，〈讀「明史紀事本末·江陵柄政」：兼論明末清初幾種張居正傳中的史論〉，《師大歷史學報》24，1996。

1、憲宗成化四年(戊子，1468)夏四月，固原土達滿四叛，據石城。

按：《明實錄》繫固原土達滿四叛，於成化四年六月辛亥(《明憲宗實錄》卷 55/5b)《國權》繫於成化四年六月己亥。(卷 35/2253)

2、初，洪武中，平陝西，故元平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，高帝授平涼衛千戶。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，號土達。以畜牧、射獵為生，家多殷富。把丹孫滿四，以貲力雄諸族。

《鴻猷錄》：固原土達滿四，降虜把丹孫也。高皇帝平陝西，殘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。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戶，其屬散處開城等縣為民，號土達，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，使自耕食，仍胡俗射獵。寡徭役，家多殷富，畜羊馬以千百計。然與北虜同族類，虜入寇，多相誘為姦利，間有因事欲北徙者。滿四以貲力雄諸族。¹

《石匱書》：滿四者，固原土達把丹孫也。高祖平陝西，殘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。高祖授平涼衛千戶，其屬散處開城等縣，號土達，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，使自耕食，仍胡俗射獵。寡徭役，家多殷富，蓄羊馬以千百計。然與北鹵同族類，鹵出入輒為向導，居民苦之。滿四詭猾異常，鹵人以貲力雄諸族。²

《實錄》：俊行第四，平涼府開城縣固原里土達，曾祖巴丹也有七百，洪武中歸附，授正千戶。俊居三岔溝號滿家營，集眾於六盤山，行劫。

按，本條應源自《鴻猷錄》和《石匱書》。

3、成化初，孛來毛里孩內侵，土達李俊者，獨以羊酒奉孛來。孛來喜，賜以馬，俊遂有北徙意。

《皇明大事記》：成化二年丙戌，各酋大舉入寇，土達有李俊者，獨以羊酒奉孛來。孛來喜，賜以馬，俊遂有北徙意。³

《實錄》：時有李俊者，亦以殺人行劫為人所訟，詞連俊，因與李俊及馬驥、南斗、火四、咬哥、滿能等謀據石城為亂。⁴

¹ 高岱，《鴻猷錄》卷 11〈平固原寇〉，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，1992)，頁 249。

² 張岱，《石匱書》卷 218〈盜賊列傳·固原賊滿四〉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史部·別史類，頁 11a-b。

³ 朱國禎，《皇明大事記》卷 21〈石城土達〉，頁 20a-b。

⁴ 《明憲宗實錄》，63/5a-b。

按，本條應源自《皇明大事記》，《國榷》、《鴻猷錄》、《石匱書》皆無此條，《實錄》所記載也有所不同。

4、致仕都督張泰牧鳴沙州，與土達鄰，張把腰等時時假寇盜劫掠之，泰以狀聞於巡撫陳价。會有通渭縣民避徭役，匿滿四所，陳价下吏捕治之。滿四素縱佚不知法，頗危懼。參將劉清初至，指揮馮傑斂諸土達賄利為饋。李俊素狡黠，素以言激滿四等為亂。滿四姪滿璫為平涼指揮，有司移檄平涼衛，捕滿四、張把腰甚急。璫素愍，不知滿四等異謀，率眾往捕。滿四知之，俟璫至，佯許歸罪有司，紿遣其眾散，遂劫璫，號集諸土達，以四月叛，入石城。

《實錄》：都督張泰有牛羊千餘，為虜所劫，意土達張把腰等詐取之，非虜也。以告巡撫都御史陳价，屬按察僉事蘇燮治其事，把腰誣服與俊同劫，官捕之，俊逃去。會參將劉清、指揮馮傑皆虛喝俊求財物，俊厭苦之……⁵

《鴻猷錄》：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，或謂泰：「掠牲畜非虜，蓋土達張把腰為之。」泰亦列張把腰事于介，介下其事僉事蘇燮逮問。會參將劉清初至，指揮馮傑因斂諸土達賄利為餽，滿四等謀于其黨李俊。俊素奸黠，欲從虜者，遂以言激滿四等為亂。滿四姪滿璫，初襲把丹職，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，有司以介、燮檄移文平涼衛，捕滿四、張把腰甚急。衛主者日促璫索之，璫素愍，不知滿四等與俊異謀也，率家眾二十餘人往捕滿四等。滿四等知之，預約結其黨，俟璫至堡，佯許歸罪有司，紿遣其眾散各家具食，盡殺之，遂劫璫，號集諸土達，以戊子夏叛入石城。⁶

《石匱書》：成化丁亥，有通渭縣民避徭役逋匿滿四所，縣官上其事，撫臣陳价發僉事蘇燮逮問之。會參將劉清初至，指揮馮傑斂諸土達賄利為餽，滿四藉為口寔，乘機欲反。姪滿璫初襲把丹職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，有司移檄捕滿四甚急，衛主者日促璫索之，璫率家丁二十餘人往捕滿四。滿四乃預結其黨，俟璫至堡，佯許歸罪有司，紿遣其眾，散各家具食，具殺之。遂劫璫，號集諸土達，以戊子夏叛入石城山中。⁷

《皇明大事記》：致仕都督張泰牧鳴沙州，與土達相鄰，牛馬多被賊掠，傳聞非賊即固原土達張把腰等假之也。丁亥春泰令家人把腰虜掠事於陝西巡撫陳价，下僉事蘇燮逮問。先事通渭逃戶依滿俊以居，縣遣里長追捕為滿俊所殺，縣亦上於陳，逮之。滿四素縱佚不知官府，頗危懼。……俊之姪滿璫者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僉事，有司移文索張把腰、滿俊等甚急。其衛指揮日逼璫縛取以獻，璫愍

⁵ 《明憲宗實錄》，63/5a-b，成化五年二月庚子條。

⁶ 高岱，《鴻猷錄》卷11〈平固原寇〉，頁249。

⁷ 張岱，《石匱書》卷218〈盜賊列傳·固原賊滿四〉，頁11b-12a。

人也，了不知二人已有叛意……因劫虜，叛入石城。⁸

按，本條應源自《皇明大事記》、《國榷》、《鴻猷錄》三書，《實錄》此條為成化五年滿四伏誅後追記。陳介，《實錄》、《皇明大事記》為陳价。

5、石城在眾山中，去平涼千里。四面峭壁數十仞，無徑，非引繩不可登。西山頂平，可容數千人。山罅皆墻，高二三丈。城中有數石池可汲，池外設棧道，而棧道下則築下城護之。前有小山高數仞，如拱壁狀。山後悉築墻，高二丈五、六尺。各留小門，僅容單騎。城外皆亂山，蓋昔人造之避亂者，不知所始。滿四等往獵射，故熟知其險可據。而先掘地，得前代行帥府印，心動，遂叛，入居之。其徒相率偽尊四為招賢王、李俊順理王，散劫甘州。旋攻固原千戶所，李俊戰死。劉清自靖鹵率眾馳戰，不利。都指揮邢瑞、申澄率各衛軍往捕，戰於城下。兵敗，申澄死之。賊勢大振，民失職者多從之，遠近震駭。

《實錄》：石城疑即唐吐番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，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。山上有城砦，四面削立，惟一徑可登，中鑿石為五井，井各闊丈餘，以貯水。先是賊掘地得前代行元帥印，遂以是都署，與其徒謀，設有不勝，即遣人出境外，約北虜毛里孩合兵，期以六月十一日舉事。其謀泄，平涼衛官遣人捕之，賊遂集拒捕盡殺捕者，其徒即日相率偽尊俊為招督王，李俊順理王，散遣其眾劫甘州幫牧所等處，旋攻固原千戶所。李俊先敗死，俊復糾隆德、靜寧、會寧等處土達軍民等男婦二萬餘，累敗官軍，朝命陝西寧遠伯任壽、寧夏廣義伯吳琮合兵三萬擊之，失利，遠近騷然。⁹

《鴻猷錄》：石城在眾山中，去平涼若干里。東西皆石山，峭壁數十仞，無徑路，非引繩不可登。西山頂稍平，可容數千人。前有小山，高亦數仞。山罅皆墻，墻高可二三丈，各留小門，僅容單騎。城中無水，有數石池由棧道入，蓋昔人造之避亂者，不知所自始云。城外亂山巉巖，人至者恐，不敢入。滿四等往獵射，故熟知其險可據。至是，率眾叛入居之。李俊者又招誘，諸土達方苦馮傑斂賄，多應之，眾至千餘人。參將劉清聞之，自靖虜來與戰，不利。報至陝西，陳介與太監黃泌、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瑞、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，戰于城下。兵敗，申澄死之，邢瑞遁歸，兵大潰，遠近震駭，賊勢大振，民失職者多往從之。¹⁰

《石匱書》：石城去平涼百里，東西皆石山，峭壁數十仞，無徑路，非引繩不可上。西山頂稍平，可容數千人。前有小山，高十數仞。山罅皆墻，墻高可二三丈，各留小門，僅容單騎。城中無水，有數石池由棧道入，蓋昔人造以避亂，不知所自始也。城外亂山巉巖，人至者恐憚不敢入。滿四等往獵射，故熟知其險可據。

⁸ 朱國禎，《皇明大事記》卷21〈石城土達〉，頁20b-21a。

⁹ 《明憲宗實錄》，63/5a-b，成化五年二月庚子條。

¹⁰ 高岱，《鴻猷錄》卷11〈平固原寇〉，頁249-250。

至是，率眾千餘人叛入，居之。參將劉清聞之，自靖虜來與戰，不利。報至陝西，陳介與太監黃泌、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瑞、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，戰石城下。兵敗，申澄死之，邢瑞遁歸，兵大潰，遠近震駭，賊勢大振，民失職者多往從之。¹¹

按本條應源自《皇明大事記》、《國榷》、《鴻猷錄》三書。

6、五月，敕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，總兵寧遠伯任壽、廣義伯吳琮，巡撫綏延都御史王銳，參將胡愷各率所部兵討之。秋七月，寧夏兵先至，介等不候綏延兵，自固原急趨蔡祥堡。夜二鼓，營壘始定，軍士勞疲。比曉，即出架梁順嶺而行。去石城十里許，賊數千出迎，請降。有卒馮信頗知兵，言於介等曰：「賊雖降，誠偽叵測。然我軍夜至，未休暇即行，且乏水飲，力疲矣，不可戰。姑聽彼請緩師，徐議攻討。」吳琮叱之曰：「賊計歟我兵至此，豈可退乎！」遂麾兵進。賊遁去，至城，遂驅牛羊數千在前，而精兵後繼。時賊尚無兵械，執木挺而鬪，官兵大敗。任壽、吳琮俱退保東山。陳介欲自殺，左右救免。遺失軍資甲械千數，兵有被圍在山者，(皆棄之而歸)(據鴻猷錄卷十一刪)盡殲焉。賊乃益猖獗，凡係土達，盡逼入城。時截盡靜寧州道，掠奪甘肅糧運無算。且聲言欲窺陝西。

《實錄》：成化四年秋七月己巳，兵部尚書白圭等奏：「陝西鎮守等官復報：固原土達滿俊等反，半月之間，遂有四千餘眾。陝西地方諸夷雜處，恐其扇惑結構，為患不細。命鎮守太監劉祥、總兵官寧遠伯任壽、巡撫都御史陳价，會同巡按三司等官計議，協從者設法招撫，首惡者亟行勦捕。」¹²(56/8b)

成化四年秋七月庚午，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价、總兵官寧遠伯任壽，奏：「六月二十五日會兵征固原反賊滿俊等，臨敵之際，統兵都指揮邢端退縮不進，又引兵先遁，以致眾心潰散，賊勢益張。殺傷指揮王震等二百餘人，遺失軍器不可勝數，事屬失機，法當究治。參將劉清、指揮申澄，鈐束不嚴，及臣等志識不明，用人不當，亦合有罪。」事下兵部，覆奏，得旨：「邢端令巡按御逮問，劉清、申澄、任壽、陳价，俱停議，戴罪殺賊。」¹³

《鴻猷錄》：事聞，兵部請敕陳介、任壽，會寧夏總兵官吳琮、綏延都御史王銳、參將胡愷督諸鎮兵討之。寧夏兵先至，陳介、任壽、吳琮不候綏延兵，自固原急趨蔡祥堡。夜二鼓至，比曉，即出兵架梁行。去石城十里許，賊率眾出迎，請降。有卒馮信者頗知兵，言於介等曰：「賊雖誠偽叵測。然我軍夜至，未休暇即行，且乏水飲，不可戰。姑聽彼請，緩師，徐議攻討。」吳琮叱之曰：「賊計歟我，兵至此，豈可退！」遂麾兵進。賊遁去，至城，賊驅牛羊前，而精兵繼後。時尙

¹¹ 張岱，《石匱書》卷 218〈盜賊列傳·固原賊滿四〉，頁 12a-12b。

¹² 《明憲宗實錄》，56/8b，成化四年七月己巳條。

¹³ 《明憲宗實錄》，56/9a，成化四年七月庚午條。

乏器械，執木挺鬪官兵，官兵大敗。任壽、吳琮退保東山。陳介欲自殺，左右救免。遺軍資器械甚眾，兵有被圍在山者，盡殲焉。賊乃益猖獗，凡土達族，悉驅入城。時截靜寧州道，掠奪糧運，或傳其欲窺陝西。¹⁴

《石匱書》：事聞，兵部請敕陳介、任壽，會寧夏總兵官吳琮、綏延都御史王銳、參將胡愷督諸鎮兵往討。寧夏兵先至，陳介、任壽、吳琮不候綏延兵，自固原急趨蔡祥堡。夜二鼓至，比曉即出兵，架梁行。去石城十里許，賊率眾出迎，降。有卒馮信頗知兵，言於介等曰：「賊雖誠偽叵測。然我軍夜至，未休暇即行，且乏水飲，不可戰。姑聽彼請緩師，徐議攻討。」吳琮嘆歎喟叱之曰：「賊計欺我兵至此，豈可退！」遂麾兵進。賊遁去，至石城，驅牛羊前，而賊兵繼後。時尚乏器械，執木挺鬪官兵，官兵大敗。任壽、吳琮退保東山。陳介欲自殺，左右救免。遺軍資器械甚眾，兵有被圍在山者，悉殲焉。賊乃益猖獗，凡土達族，盡驅入石城。時截靜寧州餉道，意欲直驅陝西。¹⁵

按，此條本末時間繫為五月，有誤，實錄繫於成化四年秋七月己巳及庚午條。

7、事聞，逮陳介、任壽、吳琮、劉清、馮傑等下錦衣獄。命都御史項忠總都軍務，總兵劉玉、參將夏正率京營兵，並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之。起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為都御史，巡撫陝西協勦。

《實錄》：成化七年七月癸酉，命太監劉祥監督軍務、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、都督同知劉玉佩平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、都指揮同知夏正、劉清充左右參將，統調京營及延綏、寧夏、甘、涼等處軍馬，共一萬三千征勦固原反賊滿俊。先是兵部已請命鎮守、總兵、巡撫等官，相機撫捕。至是，廷臣會議，以為陝西重地，賊漸猖獗，宜別推文武重臣統兵勦滅，以靖地方，故有是命。¹⁶(56/9a-b)

《實錄》：成化四年八月戊申，兵部尚書白圭等奏：「近敕寧夏、延綏總兵等官，會兵征勦土達滿四，而陝西總兵官任壽、都御史陳价、參將劉清，一聞延綏調軍，輒生疑忌。又不待項忠等大軍會計，乃與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輕進，遇賊輒敗，殺死都指揮蔣泰、申澄及官軍甚眾，遺失火器及馬不計其數。喪師辱國，莫此為甚，請逮壽及价、清來京明正其罪，吳琮輕進寡謀，亦當逮問，但比壽等二次失機為輕，宜令帶罪殺賊，且官軍挫勦至再，賊勢猖獗愈加，宜更簡命遊擊將軍一

¹⁴ 高岱，《鴻猷錄》卷 11〈平固原寇〉，頁 250。

¹⁵ 張岱，《石匱書》卷 218〈盜賊列傳·固原賊滿四〉，頁 12b-13b。

¹⁶ 《明憲宗實錄》，56/9a-b，成化七年七月癸酉條。

員，統京營兵五千赴之。而敕項忠等相機協謀以收全功。」上是之。¹⁷

《鴻猷錄》：八月，朝廷逮陳介、任壽、吳琮、劉清、馮傑等，械至京。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，涼州副總兵劉玉充總兵官、夏正、劉清為左右參將，太監劉祥為監軍，率京營兵五千，發甘、涼、延綏、寧夏、陝西官軍五萬人往討之。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為都御史，巡撫陝西協勦賊。¹⁸

《石匱書》：八月，朝廷逮陳介、任壽、吳琮、劉清、馮傑等械至京。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，涼州副總兵劉玉充總兵官、夏正、劉清為左右參將，太監劉祥為監軍，率京營兵五千，發甘、涼、寧夏、陝西官軍五萬人往討之。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為都御史，巡撫陝西協勦賊。¹⁹

按，本條源《國榷》、《鴻猷錄》等書，陳介等下錦衣衛本末時間不清，《實錄》、《石匱書》、《鴻猷錄》等均為八月。命項忠等為七月，另項忠為右副都御史。吳琮帶罪殺賊，未逮問。出征軍力《實錄》為一萬三千人。

8、冬十月朔，項忠、馬文升先後至固原。明旦，於營外得賊所遺書，求宥罪，容居石城，免其徭役。眾知為緩兵計，置之。忠等議進兵方略，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。分六路進兵：忠與文升等屯中路，由莽金佛溝進；延綏巡撫王銳、參將胡愷由李俊溝進；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進；右參將夏正由亂麻川進；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進；副總兵林盛由好水川進；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進。期山三日諸路兵嘗賊，且探地勢，後乃大舉。比至城外，賊來迎敵，延綏兵恃勇輕進失利。明日，復會戰。賊佯敗，斂眾入城。伏羌伯毛忠麾其兵，進據木溝。翼日，忠督精銳四千先登，奪山北三峰，又奪山西四峰，與各路官軍會，進攻石城，擒斬甚眾。忠為流矢所中，還至半山而卒，諸軍皆卻。劉玉被圍城下，眾潰，玉中流矢。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徇，眾懼，不敢退，玉得免。項忠以兵敗憂失色，文升曰：「勝負常事耳。況賊死亦多，勢已不振。此時黃河未凍，賊不能北徙，無深憂，可徐圖之。」

《明憲宗實錄》卷 60：

成化四年十一月壬戌，總督軍務右副都御史項忠奏：「臣等奉命征勦逆賊滿四，以十月九日軍分七路，臣與太監劉祥、總兵官劉玉、都御史馬文升等由金佛溝進；都御史王銳、參將胡愷等由李俊溝進；伏羌伯毛忠等由木頭溝進；右參將夏正等由亂麻川進；都指揮姜盛由黑城子進；副總兵林盛由好水川進；都指揮張瑛由驢母川進。賊來禦，臣與諸將夾攻，賊大敗，追斬賊首二百二級。中傷墮崖澗死者

¹⁷ 《明憲宗實錄》，576//4b-5a，成化四年八月戊申條。

¹⁸ 高岱，《鴻猷錄》卷 11〈平固原寇〉，頁 250-251。

¹⁹ 張岱，《石匱書》卷 218〈盜賊列傳·固原賊滿四〉，頁 13b。

甚眾，奪還銅砲神鎗以千計，牛羊馬騾二千餘。毛忠軍趨占木溝水頭，擒斬奪獲數多，翼日毛忠督精銳四千進至石城砲架山北，率勵將士，及其姪毛海、孫毛愷，奮不顧身，躬冒矢石先登，遂奪砲架山北，三峰頭，乘勝上攻又奪山西四峰頭。適臣與各路官軍俱會，遂攻石城東西二門，及山之東峰，克之，焚賊窩鋪百餘處。擒賊二十四人，斬首七十三級，墮崖死者甚眾，奪獲神鎗、火砲、弓箭、牛馬等物，賊窘迫皆號哭，有自縊死者。毛忠為流矢所中，回至山半而卒。」事聞，上以毛忠奮勇死敵，忠義可嘉，命禮部與贈諡葬祭。²⁰

《鴻猷錄》：十一月朔，項忠、馬文升等先後至固原。是夜二鼓，聞營外砲聲近，營中皆驚。覘之，無寇。明旦，于營外得賊所遺書，求宥罪，容居石城，免其徭役。眾知為緩兵計，置之。忠等議進兵方略，眾懲前失利，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。忠等乃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。分六路進兵：項忠、劉玉、劉祥、馬文升，御史任佐、姜孟倫，布政使余子俊、參政龐勝屯中路；延綏鎮守太監秦綱、都御史王銳、參將胡愷、副使鄭安屯酸棗溝；伏羌伯毛忠、都督白玉、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；參將夏正、參議嚴憲屯打刺赤；寧夏副總兵林勝、參議崔忠屯紅城子；陝西都指揮張英、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。期三日，諸路少出兵嘗賊，且探地勢，後乃大舉。比至城外，賊來迎敵，延綏兵恃勇進，首失利，陣亡二十餘人，賊死傷亦多，眾益懼。十三日，復會兵往。賊迎敵，佯敗去，斂眾入城。毛忠麾其兵進，諸路兵攻城，賊極力拒之。毛忠攻東山，路險隘。忠戰死。賊中鎗砲死者亦眾，斬首數百級。馬文升領兵五百，欲持草束往燒柵，見官兵卻，不果進。劉玉被圍城下，眾潰，玉中流矢。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徇，眾懼，不敢退，玉得免。項忠以兵敗憂失色，馬文升曰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況賊死亦多，勢已不振。此時黃河未凍，賊不能北徙，無深憂，可徐圖之。」乃以捷報，言毛忠登山，偶為流矢所斃，乃語所遣使，令言賊當就平，以安中外。²¹

《石匱書》項忠、馬文升先後至固原議進兵方略，眾懲前失利，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。忠乃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。分六路進兵：項忠、劉玉、劉祥、馬文升，御史任佐、姜孟倫，布政使余子俊、參政龐騰屯中路；延綏鎮守太監秦綱、都御史王銳、參將胡愷、副使鄭安屯酸東溝；伏羌伯毛忠、都督白玉、御使鄧本端屯木頭溝；參將夏正、參議嚴憲屯打刺赤；寧夏副總兵林勝、參議崔忠屯紅城子；陝西都指揮張英、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。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，且探地勢，後乃大舉。比至城外，賊來迎敵，延綏兵恃勇進，首失利，陣亡二十餘人，賊死傷亦多，眾益懼。越數日，復會兵往。賊迎敵，佯敗去，斂眾入城。毛忠麾其兵進，諸路兵攻城，賊極力拒之。毛忠攻東山，路險隘。忠戰死。賊中鎗砲死者亦眾，斬首數百級。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燒柵，見官兵卻不果進。劉玉被圍城下，眾潰，玉中流矢。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徇，眾懼，不敢退，玉得免。項忠

²⁰ 《明憲宗實錄》60/2a-3a，成化四年十一月壬戌條。

²¹ 高岱，《鴻猷錄》卷11〈平固原寇〉，頁251。

以兵敗憂失色，馬文升曰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況賊死亦多，勢已不振。此時黃河未凍，賊不能徙，無深憂，可徐圖之。」乃以捷報，言毛忠登山，偶重流矢，乃語使者言賊旦夕可平，以安中外。²²

按，本條項忠、馬文升至固原《國權》、《皇明大事記》、《本末》繫於十月，《鴻猷錄》繫於十一月。《明憲宗實錄》、《皇明大事記》分七路進兵。《鴻猷錄》、《本末》、《石匱書》分六路進兵。

9、朝廷聞毛忠敗死，兵部尚書程信、撫寧侯朱永、定襄伯郭登等議，恐賊連北寇，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。朱永欲大張其事，請定賞格乃行。事下閣議，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，嫌其張皇。會項忠報軍中事至，時曰：「賊四出掠，信可慮。今入保山，我師圍之甚固。賊已困，行當就擒矣，京兵何庸再出？」大學士商輅亦曰：「觀項忠布置，賊不足慮也。」程信忿其言不行，出危言曰：「項忠軍若敗，必斬一、二人，然後發兵去耳！」時廷臣羣然附和，謂：「不出師，必遂失關中。」多尤時輕敵。時曰：「觀項忠疏曲折，保無虞也。」詔問忠：「須益兵否？」忠上疏言：「京軍怯，不諳戰，益之無補。請命永率精兵五千沿邊西。得賊平報，止不來；未平，則西，戮力攻之。」信等以忠異己，各煽浮言。會有星孛於台斗，中外洶洶。占者以為木在秦州，不利西師。忠聞之，曰：「賊虐害生靈，惡貫滔天。今仗皇威問罪，師直而壯。兵法曰：「禁祥去疑。」昔李晟討朱泚，熒惑守歲，卒以成功。今類此。」

《明憲宗實錄》卷 58：

成化四年九月丁卯，撫寧侯朱永奏：「臣今奉敕，往勦反虜滿四，請命在京各營，選調精銳馬步官軍一萬，給與盔甲、軍器、銃砲。調去官軍，乞照先年安遠侯柳溥征進涼州賊寇事例給賞，庶使軍士不致饑寒，而樂於趨事。」事下兵部覆奏。上曰：「官軍於京營內量帶五千員名，人賞銀二兩。先次調去官軍，俟永至日，亦人加賞銀一兩，就於彼處官庫給之。」²³

《明憲宗實錄》卷 59：

成化四年冬十月己丑，總督軍務右副都御史項忠等奏：「奉命征勦反虜滿四，尋蒙敕諭：慮恐官軍數少，今臣等所調各處官軍、土軍、京軍及招募義勇人等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員名，足以滅賊。況今秋深寒冷若，又調在京并各處官軍路途往復，恐冬初河凍，賊得遠遁，邊軍難以久留。……事下兵部議：「以忠等破賊方

²² 張岱，《石匱書》卷 218〈盜賊列傳·固原賊滿四〉，頁 13b-14b。

²³ 《明憲宗實錄》58/3a，成化四年九月丁卯條。

略甚爲周密，虜亡可待，京營官及各處所調官軍宜暫停止，仍行太監劉祥及忠等早圖勦滅以收成功。」上從之。²⁴(59/1b-2a)

《鴻猷錄》：時朝廷聞毛忠敗死，又是月慧出西方，衆多言西師不利。兵部尚書程信、撫寧侯朱永、定襄伯郭登等議，恐賊北連虜，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。永即張大其事，請定賞格乃行。事下閣議，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，擬旨令永飾戎裝，待報啓行。會忠報至，上詔兵部與時等計。時曰：「賊四出掠，信可慮。今入保山，我師圍之甚固。賊已困，行當就擒矣，京兵何庸再出？」大學士商輅亦言：「觀項忠布置，似無足憂也。」程信等猶執謂：「不出師，恐遂失關中。」衆多尤時輕敵。詔問忠等當益兵否？忠請命永率宣、大精兵五千沿邊西。得賊平報，止不來；未平，則西，戮力攻之。²⁵

《石匱書》：時朝廷聞毛忠死，又是月慧出西方，衆多言西師不利。兵部尚書、撫寧侯朱永、定襄伯郭登等議，恐賊北連鹵，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。下閣議，大學士彭時、商輅以項忠力能辦賊，阻京師勿出，事得中止。²⁶

按，本條應取自《鴻猷錄》、《石匱書》，《實錄》、《國權》、《皇明大事記》關於此事記載較疏略。

10、乃不待援師至，即督兵攻圍。賊堅壁不出戰，文升與忠謀曰：「賊城中無水，芻粟亦漸乏。若絕其芻汲，則釜魚當自斃矣！」忠然之。令官軍掩捕。芻汲者多被擒，乃知城中無水。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挑戰，至暮引還，以疲之。賊信胡神，神降曰：「若今日出戰，勝則利；不勝已矣。」是日，賊一出，敗歸，始大懼。會調甘州兵三千至，乃益兵攻城。兵已登山，山高險，卒不能克。會日暮，兵在山上者數千人，未能退，方懼。賊亦自危，詐請降，忠等遂許之，以退山上兵。賊邀忠、文升等詣城下與語，忠與劉玉皆單騎往。賊數百人還擐甲馳遶門外以示武。文升在溝外，賊來邀，亦赴之。帥數十騎以叱賊，使斂兵。滿四等訴被劉參將、馮指揮激變故，乞宥死，請降。忠等言：「劉、馮二人，朝廷已械赴京，下獄矣。爾速降，朝廷必宥爾死。」又問滿濤曰：「爾被劫入城，非反者。」濤乞命，忠等遂納其降，撫濤歸營。而滿四狐疑，復走上山。明日，復設木柵請戰，不降。十一月，諸將相持久。時天寒甚，士族墮指。忠等言曰：「師老矣，恐生他變。即黃河凍，倘有外警，我師豈能久駐？倘賊乘間突出，與西戎合，患有不可言者，須急攻城破之。」衆不能決。文升議欲縛木為廂軍，渡濠攻城。衆恐多傷人，不果。然賊見攻具甚懼，漸有出降者，忠等皆給票縱之歸。賊聞，出降者益衆。

²⁴ 《明憲宗實錄》59/1b-2a，成化四年冬十月己丑。

²⁵ 高岱，《鴻猷錄》卷11〈平固原寇〉，頁252。

²⁶ 張岱，《石匱書》卷218〈盜賊列傳·固原賊滿四〉，頁15a-15b。

《鴻猷錄》：忠等日督兵攻圍，賊堅壁不出戰，文升與忠謀曰：「賊城中無水，芻粟亦漸乏。若絕其芻汲，則釜魚當自斃矣！」忠然之。令官軍掩捕。芻汲者多被擒，乃知城中正艱於水。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搦戰，至暮引回，而令指揮孫璽，領兵數百駐東山上，覘賊出入，大兵將回，璽先撤兵退。兵回，每被賊襲其後。文升謂忠曰：「孫璽兵撤太早也。」明日，令璽俟大兵還行遠乃撤。賊自是不敢出襲。會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，十八日復會兵攻城。兵已登山，山高險，卒不能克。又日短，不盡攻，兵在山上者數千人，未能退，方懼。賊乃恐我攻山，亦自危，詐請降，忠等遂許之，以退山上兵。賊要忠、文升等詣城下與語。項忠、劉玉皆單騎往，賊數百人，擐甲冑，馳遶門外示武。又要馬文升，文升帥數十騎往，叱賊，使斂眾入。滿四等訴被劉參將、馮指揮激變故，乞宥死，請降。忠等言：「劉參將、馮指揮等，朝廷已械赴京，下獄矣。爾速降，朝廷必有爾死。」又問滿璫曰：「爾被劫入城，非反者。」璫乞命，忠等遂納其降，撫璫歸營。明日，復設木柵請戰，不言降。一日，夜五鼓，城內有李旗者來營外報曰：「今歲城中賊自相仇殺，可乘機勦之。」忠等議曰：「此固不可深信，然以理度之，不虛。」遂令諸營會山下，果聞亂。少選，山上亂矢下射，諸營兵仰受敵矢，而面不敢畢者。間用大將軍砲擊城中，賊死傷甚重，但不獲首級。時天甚寒，士族嗟怨。忠等謀曰：「師老矣，恐生他變。即黃河凍，虜入套，我師豈能久駐？倘賊乘間突出，與虜合，患有不可言者，須急攻城破之。」眾不敢決。文升議欲縛木為廂軍，渡濠攻城。眾恐多傷人，不果。然賊見此攻具益懼，漸有出降者，忠等皆給票縱之歸。賊聞，出降者益眾。²⁷

《石匱書》：忠等日督兵攻圍，賊堅壁不出戰，文升與忠謀曰：「石城中無水，芻粟亦漸乏。若斷其芻汲，則釜魚當自斃矣！」忠然之。令官軍掩捕。芻汲者多被擒，乃知石城已艱於水。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搦戰，至暮引回，而指揮孫璽，領兵數百至東山上觀賊出入，賊惶恐，復請降，乃要忠等山下與語。項忠、劉玉皆單騎往，賊數百人擐甲冑馳遶門外示武。又要馬文升，文升帥數十騎以叱賊，使斂眾入。滿四等訴被劉參將、馮指揮激變故，乞宥死，請降。忠等言：「劉參將、馮指揮已逮京，下獄矣。爾速降，朝廷必有爾死。」又問滿璫曰：「爾被劫入城，非反者。」璫乞命，忠等遂納其降，撫璫歸營。明日，復設木柵請戰，不言降。文升曰：「師老矣，恐生他變。即黃河凍，鹵入套，我師豈能久駐？倘賊乘間突出，與鹵合，患有不可言者，須急攻城破之。」眾不敢決。文升欲縛木為廂軍，渡濠攻城。恐多傷人，不果。然賊見此攻具益懼，漸有私出降者，忠等皆給票縱之歸。賊聞，出降者益眾。²⁸

²⁷高岱，《鴻猷錄》卷 11〈平固原寇〉，頁 252-253。

²⁸張岱，《石匱書》卷 218〈盜賊列傳·固原賊滿四〉，頁 15b-16a。

11、有楊虎狸者，最驍悍，滿四所任倚。夜使虎狸出營遠汲，被擒。忠先揚言斬之，虎狸乞命。仍諭之順逆，許以不死，解所束金鈎賜遣之，令為內應。劉玉刮刀與誓，曰：「爾能生擒滿四，或殺之來，朝廷有賞格，必不爾負。」虎狸請自效，且曰：「賊兵精，當以計移其精騎於山上，誘四由東山口出戰，可擒也。」忠等厚撫慰遣之。明日，整兵至山下。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，忠等不欲泄，謂其將曰：「爾暫休，今日余代爾守。」乃令人登高覘之，見一人〔乘〕白馬出城，即滿四也。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，忠等始信虎狸約，乃伏兵東山口。滿四出，諸軍競前撲之，伏兵四起，滿四倉皇突陣墜馬，遂就擒。斬首七千餘級，俘獲二千餘。文升欲乘勝擣城，忠恐猝難拔，遂以滿四歸營。乃奏捷，止援兵。

《鴻猷錄》：有楊虎力者，最驍悍，滿四所倚任。至是亦降，至營，心甚恐，忠等諭慰之。劉玉刮刀與誓，曰：「爾能生擒滿四，或殺之來獻，朝廷有賞格，賞銀五百兩，金百兩，官指揮。」遂示之銀。虎力許誘滿四出戰，擒之。乃與約戰地於東山口，且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為信，厚撫慰遣之。明日，忠等整兵至山下，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，忠等不欲泄，乃謂延綏將領曰：「爾暫修，今日予代爾守。」乃令人登高覘之，見一人乘白馬出城，即滿四也。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，忠等始信虎力約。既有人報曰：「賊今日射矢多向上。」文升等曰：「賊多詐，不可信。」乃伏兵東山口，而約王銳等部兵悉前。戰良久，殺傷相當。我軍伏發，奮勇鏖戰，賊人大敗，兵士擒滿四至軍前。文升欲乘勝擣城內，忠等恐猝難拔，遂以滿四歸營。乃奏捷，止兵。且馳報諸郡邑，以安人心。²⁹

按，楊虎狸，《實錄》、《本末》、《皇明大事記》為楊虎狸，《鴻猷錄》、《石匱書》為楊虎力。

12、明日，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。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，賊北行即捕，南行勿追。蓋欲散其黨，使易成擒。劉玉欲撤兵退，令賊自解散。忠曰：「賊自叛逆以來，前後大小三百餘戰，殺我一伯、三指揮，官軍死者數千人。今若縱之逸去，他日必為陝患。」乃屯兵日覘之。賊度不能支，一夜潰走散去。因發兵分捕，復斬首數千級。滿四從子滿能者，最驍捷，逸去。詢其黨，知入青山洞。乃用火薰之出，亦就擒。並獲家屬百餘口。諸營搜山，又獲賊五百餘人，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，盡分給諸軍。惟宥楊虎狸家。文升謂忠曰：「石城之險，非盡毀前後所築牆垣，恐後有叛者，必據此為巢窟。」遂令萬人悉平之，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。餘賊百餘人，走據慧箒山。會有報西戎入套，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，忠等還固原。時生擒千人，惟滿四、火敬等並各罪大者械送京師，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。捷奏至，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，鎮靜得體云。初，忠日披堅於石城下，矢石如雨，略不退怯。文升勸其持重，忠曰：「奉命討賊，久無成功，死所甘心。」時論偉

²⁹高岱，《鴻猷錄》卷11〈平固原寇〉，頁253-254。

之。

《明憲宗實錄》卷 63：

成化五年二月庚子，逆賊滿俊等三百五十七人伏誅。……至是命官會訊，俊等二百六十八人坐凌遲處死，餘九十一人坐斬。(63/5a-b)³⁰

13、五年(己丑，1469)正月，慧筲山賊首毛哈喇被獲，誅之。餘賊解散，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。奏於石城北〔古〕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，設兵防守之。忠等遂班師，論功陞賞有差。

《明憲宗實錄》卷 63：

成化五年二月戊子，總督陝西軍務右副都御史項忠等奏：「固原地方延袤千里，水草豐茂，畜牧蕃多，內為土達巢穴之所，外為北虜出沒之場。守城惟一千戶所，軍少勢孤，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。州北有西安廢城，相距三百餘里，虜每入寇由此長驅，宜於本州添立一衛，又於西安廢城創立一所，以扼其要衝。陝西州縣令清出湖廣逃軍，見有三千人，寄操西安等衛者，乞以一千立為新所，而以二千增益固原，所軍通為三千以屬於衛操守。又守備固原指揮同知馮傑，與平涼等衛僚屬職位相埒，威令不行。陝西都指揮僉事樊盛才力可用，以聯姻秦府，帶俸閒居，然隔遠府第三百里之外者，例所不拘。今固原去府不啻千里，乞令往代馮傑守備。」事下兵部，議如其言，俱從之。³¹(63/1b)

史論：

谷應泰曰：太祖之平陝也，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，授平涼衛千戶。以畜牧射獵為生，頗饒樂足用。而成化初年，把丹孫滿四，又以賞雄諸族。然招納亡命，抵觸文網。石勒倚嘯東門，劉淵請歸會葬，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。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逋逃，參將劉清斂錢饋贈，而遂聽李俊之狡點，劫滿璫以鼓亂。然不西通甘肅，東屯河套，而但入據石城，憑險負固者，此直緩死之圖，非有啟疆之志也。

夫石城去平(陽)〔涼〕千里而遙，緣峭壁十仞而上。繩行懸度，四面陡絕，昔人經營以避亂者。萬年奄有氐服，豈居郿塢之中；劉曜入據長安，匪保桃源之境。吾知滿四者，特僨轅之小犢，非飛食之攫獸矣。比至陳介出討，賊眾偽降。斥馮信緩師之謀，用吳琮進兵之策。薄城一戰，軍盡殲焉。假令禁馬謖之輕出，則街亭無敗；用許歷之據險，則閬與可勝。介實輕敵，罪則奚辭。

³⁰ 《明憲宗實錄》63/5a-b，成化五年二月庚子條。

³¹ 《明憲宗實錄》63/1b，成化五年二月戊子條。

若夫項忠親冒矢石，馬文升躬擐甲冑，圖山谷則聚米成形，斷樵木則困獸自斃。而且金鉤賜虎狸，刮刀誓賞格。數月之內，俘獻京師，功垂竹帛。乃知岳節使之神算，竟定湖、湘；祭征鹵之奉公，終摧隴、蜀者也。然其始王師屢挫，兵力單微，中外洶洶，頗言星孛不利西方，書生豈能料敵。而忠以晟討朱泚，熒惑守歲；安拒苻堅，(郟)〔郢〕部遣罷。豈非意思安閒，知彼知己者耶。

總之，辦賊之方，由於將帥；命將之略，本於政府。所喜者，彭時斷其就擒，商輅欽其布置。夫論思密勿之地，決勝千里之外，比於真長料桓溫之必克，郟超識謝玄之有成，猶為過之。而彼張解設難，發言盈廷，豈非肉食者鄙哉。若夫丹穴之逃，薰以蕭艾，東門之役，撤其關梁，則尤長駕遠馭之規，毋俾易種於茲邑也。